

金田一探案集 08

〔日〕横沟正史 著

袁斌 译

じんめんそう

人面疮



南海出版公司

金田一探案集

08

人面疮

〔日〕横沟正史 著

袁斌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面疮 / [日] 横沟正史著; 袁斌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3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6463-1

I. ①人… II. ①横…②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869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JINMENSO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96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D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人面疮

[日] 横沟正史 著

袁斌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6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恩凡
特邀编辑 史 诗 华 艳
装帧设计 金 山 张艺宸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5 千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63-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沉睡的新娘 /1

湖泥 /39

海市蜃楼岛的热情 /113

蝙蝠与蛞蝓 /167

人面疮 /191

沉睡的新娘

近来，穷凶极恶的犯罪和阴暗凄惨的案件层出不穷，让人感到应接不暇。接下来作者准备讲述的这起“沉睡的新娘”案件，在阴暗暴虐方面，实在是其他案件无法比拟的。即便是那些对重罪和奇案早已麻木的都市人，也必会吓得连声惊叫、魂飞魄散。

该案不仅凶残，还带着几许阴暗，甚至肮脏。而且，潜藏在这接连不断发生的阴暗、凶残且肮脏的“沉睡的新娘”案件深处的，正是凶手那扭曲的、超越常规的邪恶计划。

这一连串案件的开端，就发生在昭和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的夜里。其大致经过如下所述。

当晚十一点左右，为了巡视负责区域，S警察局辖区内的T派出所的山内巡查与同事石川巡查交班，离开了派出所。

人的命运，是最为神秘莫测的。当时石川根本就不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山内。而山内本人同样只是凡人一个，对自己即将遭遇的命运没有半点觉察。

但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众人才感觉到其实这事已有预兆。山内出门前，曾经跟石川说过这样一番话：

“真讨厌。又要从那间工作室旁边路过了。每次路过时，我都会

浑身汗毛倒竖。”

“哈哈，这么胆小，怎么当警察啊。”

“不，我可不觉得自己胆小。巡逻区域里有些地方比那里更荒凉，但我最怕的还是那里。那地方感觉很疹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来人把它拆掉呢。”

“话是这么说，但也得看人家主人愿不愿意啊。好了，你就别磨蹭了，快去吧。把不想做的事情做完，赶紧收工。”

“嗯，好，我出发了。”

出门之后，山内巡查便再没有活着回到派出所。

S 警察局所在的 S 町位于郊外，是一处颇为高档的住宅区，树木丛生，夜间萧瑟寂寥。此外，该町还有一所涵盖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校，白天和夜晚的人口密度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每到夜晚，便一片寂静荒凉。

而山内巡查负责的区域，正是从 S 学园到 S 町郊外最为冷清的区域。山内平日就对这片区域感到不快，而这种夜间的巡逻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山内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在于之前石川提到的那处工作室。穿过 S 学园，向着人烟稀少的农田走去，不久便可看到。

那里长年无人居住，荒无人烟，而且最近的邻家也相距百米以上。此外，四周还围绕着郁郁葱葱的杉树，光照极少，即便是在白天，也会让人汗毛倒竖，心里发毛。

而且，那间工作室也确实有过一段凄惨至极的历史。

事情发生的时候，山内巡查还没有来这里工作。后来，在听同事石川巡查说过那件事后，每次夜间巡逻的路上，那个凄惨的故事都会在他的脑海里鲜明地复苏。

那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事。

当时，那间工作室里住着一个叫樋口邦彦的画家和他的妻子。樋

口邦彦当时年近四十，与此相反，妻子阿瞳却很年轻，但重病缠身。

阿瞳一直患有肺病。一年前，她还在银座街巷深处的夜总会当舞女。她和樋口邦彦就是在那里结识的，之后两人便开始同居。还在夜总会时，她便已经时常咳血了。

和樋口同居后，阿瞳的病情非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愈演愈烈。住进工作室后，定期来为阿瞳诊治的医生也曾劝两人最好还是不要继续同居。医生很清楚，正是他们夫妻那种异样的爱欲生活，才导致女方病情加重。

然而，阿瞳只是淡淡地一笑，根本就没把这话当回事，樋口也并没有就此放手。

樋口是个怪人，平日里与周围的邻居很少来往。尽管如此，却也不免有些好事者会四处打听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樋口对阿瞳那种执着的爱恋之情，在附近尽人皆知。

到了八月，阿瞳的病情开始恶化。

丈夫把水盆端到病房里，仿佛是给婴儿冲凉一样，把妻子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清洗干净。照顾妻子大小便的工作，也全都由丈夫一手承担。而且每天夜里，丈夫和妻子依旧同床共枕。每当那些好事者说起这类令人赧颜的传闻，听者们都不禁皱起眉头。

后来，到了十月，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阿瞳的身影，也没人听到过她的声音了。

每次遇到好事者问起，樋口都会微笑着说他太太在里屋躺着，近来的状况还算不错。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对劲。

但没过多久，樋口便开始驱赶那些好事者了。他把家里的前后门都锁上，自己出门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看到樋口这副模样，有人起了疑心。那人叫浩吉，是个生性顽劣的酒馆店小二，镇上人对他的评价历来都很糟糕。

一天，趁着樋口出门去买东西，浩吉潜入了围墙里边。之前他就

听人说过，阿瞳的病房，就是从工作室沿着走廊向里的那间日式房间。

然而，病房的防雨窗却关得严丝合缝。不，不光是病房，所有房间都拉下了防雨窗或百叶窗。

浩吉的心里开始犯嘀咕。他知道，对于结核病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空气。所以，在没有风的日子，不管天气如何冷，阿瞳都会敞开玻璃窗睡觉。可这大白天的，怎么会把防雨窗关得如此严实……

除了这一点，还有一件让浩吉心中不安的事。家里似乎有股气味。那种气味不知来自何方，让人浑身不舒服。浩吉只感觉肚子里翻江倒海，胸口发闷……而且，那种气味似乎正是从防雨窗里散发出来的。

浩吉不由得浑身一震，鼓起了勇气。此刻的他，已经彻底成为了好奇心和功名心的俘虏。自己或许将会成为一场惊世骇俗的犯罪的发现者。这样的想法鼓动着心底深处的勇气。

浩吉不停地转悠，四处寻找可以潜入的缝隙。他发现工作室的一扇窗户外面的百叶窗已经颇为老旧。对平日里就喜欢搞恶作剧的浩吉而言，撬开百叶窗潜入人家中这种事，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浩吉很清楚家里的结构。从工作室顺着走廊向前，走到昏暗的病房前，那种让人胸口发闷的气味变得更加浓烈，已经到了令人几欲作呕的地步。

浩吉深吸一口气，猛地打开拉门，用手在墙边摸索了一阵，拉下了电灯的开关。

尽管已经到了深秋时节，但浩吉刚一打开电灯，屋里便立刻嗡嗡声大作，飞起了无数的苍蝇。在房间里那低矮的床上，浩吉发现了一具世间罕有的可怕尸体。

就算是浩吉这样的毛头小子，也能一眼看出床上的人早已死去。因为尸体已然停放多日，高度腐烂。之前那熏人的阵阵臭气，还有群起乱舞的苍蝇，全都源自这具腐烂的尸体……

这件凄惨的案件，在当时引发了一场极大的骚动。

樋口邦彦立刻被逮捕，尸体也被警方送去解剖。可是解剖结果表明，死者并非他杀，而是由于大量咳血导致身亡的。

若仅仅如此，那么樋口犯下的罪行，也就只是迟迟不提交死亡报告，长期将尸体留存在身边这一点了。然而，骇人听闻的是，尸体上明显留下了许多死后还被人爱抚过的痕迹。

有关这一点，樋口邦彦曾经这样解释过：

“这是亡妻的意愿。这是咽气之前，阿瞳亲口跟我说的。她叫我别把她送去火葬，让我把她留在身边，继续爱抚下去……”

听到这样一番话，警方自然免不了要把樋口送去作精神鉴定，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地方。樋口遭到警方的起诉，并被定罪。直到今天，他应该还在监狱里。

后来，附属于工作室的建筑物被拆毁，土地也被转卖给了他人，但那间工作室却依旧矗立原地，至今保持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模样。

二

其后，在之前提到的昭和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夜，从那间工作室前走过时，山内巡查看到工作室的窗户透出了光亮，一愣之下，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那光亮似乎是火柴的火光，只是一晃而过，要不是山内一直很在意那间工作室，走过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或许他就会毫无觉察地径自走过去了。对他来说，事情也就坏在他对那地方的过多关注。

山内立刻藏到了即将枯死的杉树篱笆旁，紧盯着那扇闪现出火光的窗户。可是，那里却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光亮，反倒传出了合页转动的吱呀声，一定是有人推开了工作室的门。

山内一路小跑，向着大门跑去。就在到达的同时，他看到了一个男子从门里飞奔而出。看到山内，对方似乎一怔，呆立在大谷石的门柱旁。

“喂，你！”

山内巡查喊道。他一边用手电筒照着对方，一边靠近。

出现在手电光亮中的，是一个戴着压低的鸭舌帽和大墨镜、竖着外套衣领、身材中等的男子。男子不光竖着外套的衣领，还用围巾裹住了口鼻，完全看不清长相。

这一切更加引起了山内的疑心。

“刚才你去工作室里干什么了？”山内直截了当地问。

“啊，那个……”

对方一边躲避手电筒的光线，一边把头扭开，低声喃喃道。但山内根本没有听清。

“你知道这里没人住吗？”

“知道。”

对方的声音依旧含混不明。

“你在这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到底做了什么？”

“这里是我家。”

听到这句话，山内不由得一怔，盯着对方的脸。但对方依旧被鸭舌帽、大墨镜、围巾和外套衣领遮得看不清相貌。

“你叫什么名字？”

“樋口邦彦。”

那声音低沉而阴暗。

不知为何，听到这个名字，山内立刻全身汗毛倒竖，不由得后退了一步。在来这里的路上，他心里一直在琢磨着樋口的事。

“你就是樋口邦彦？”

山内忍不住反问道。对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站在门柱旁。

山内又仔细看了看墨镜镜片的背后，但镜片却反射了电筒的光，发出淡淡的黄色光芒，看不清镜片后边的那双眼睛。

的确，如果真是樋口邦彦，那也难怪他会遮掩自己的相貌了。山内想，这附近的人都认识他，而且若考虑到以前做过的那些事，他确实很难以真面目示人。山内在心中善意地给自己解释，但是该问的话，也还是要问清。

“可樋口邦彦不是应该还在蹲大牢吗？”

“我是最近才出狱的。”

“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

山内稍稍偏过头想了片刻。要不就别管这事了吧……但是，他的心底总是隐隐带着一丝不安。

“总而言之，你还是跟我一起进工作室吧。我得仔细问问你，你刚才都在里边搞了些什么。”

对方依旧默默地站在门柱旁，一动不动。

“喂，你还不走？”

山内走到对方身旁，想要拽住他的手，却不知为何忽然低沉而尖锐地“呜”了一声，之后便如同没了骨头一般瘫倒在地。仔细一看，自称樋口邦彦的男子正握着一把染血的利刃。

看到山内倒在地上，墨镜男子轻轻从他身上跃过，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

山内虽然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却已经没有力气把它举起来了。

案发五分钟后，住在与那间工作室相邻的房子（之前也曾提到过，虽说彼此相邻，两户人家之间也相隔了上百米）里的村上章三恰巧路过了那里。

村上看到掉落在门柱旁的手电筒的灯光，心里有些纳闷，便走近想要看个究竟，这才发现了倒在血泊里的山内。

幸好，村上家中有电话。村上立刻向警方通报了情况，随后大批警察赶到了现场，山内立刻被送往医院。当时山内还未死去，意识也很清醒，他气若游丝地讲述了自己对那个自称樋口邦彦的人进行盘查的前后经过。讲述完这一切，他不幸的人生也就此结束了。

这件事立刻被通报给警视厅。警视厅当即下发了通缉令，在全东京都范围内通缉樋口邦彦，而那间工作室的调查行动，则由 S 警察局的搜查主任井川警部补和两三名刑警一同展开。由此，一段惊世骇俗的故事终于被世人发现。

所谓的建筑，一旦没人居住，就会变得更加荒凉，那间工作室也不例外。工作室中一片凄清，漏雨漏得很厉害，以至地板的某些部分已经彻底腐朽，若是脚下稍不留神，就会把地板踩穿。屋里到处都是蜘蛛网，墙壁也已斑驳。

井川警部补和三名刑警一边不快地拨开沾到脸上的蜘蛛网，一边挥舞着手电筒，向着工作室的深处走去。忽然，一个刑警惊叫起来，用手电筒照亮了屋里的一角。

“啊，主任，你看，那边还拉着屏风！”

几人定睛一看，工作室的最深处确实有一道屏风。

荒凉破败的工作室，日式的屏风。这奇怪的组合让警察们体会到了一种异样的战栗。几人全都一怔，面面相觑。

“好，过去看看吧。”

警部补打头，几个人走到屏风前。用手电筒向屏风后一照，几人立刻齐声惊呼，睁圆了眼睛。

屏风后铺着一套虽有些陈旧，却色泽鲜艳的寝具，一个梳着高岛田发型的女子正睡在涂漆木枕上……

不，不，女子并非睡着，而是早已死去。而且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异样恶臭来看，想必已死了很久。女子的脸涂着厚厚的胭脂和白粉，化着浓妆，却早已因腐烂而变形。

“畜生！”

井川警部补高声哑了哑嘴。

警部补很清楚之前樋口邦彦到底都在这间工作室里做过什么，所以也不难想象今晚逃离这里的男子对这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女尸做了什么。

压抑着心中那种无以名状的战栗，警部补仔细看了看躺在金屏风前的一身新娘装扮的女尸。就在这时，一名刑警忽然用嘶哑的声音提醒了他一句：

“主任，主任，这就是那女的啊。那个通缉令上的女人……被人从天命堂医院里盗走的女尸。”

听到属下的话，井川的眼睛睁得愈发大了。他盯着女尸的脸，声音尖锐地沉吟了一声：“啊！”

三

那家名为天命堂的医院就位于涩谷道玄坂附近。十一月二日正午时分，名为河野朝子的女子在该院三等病房里死亡。

该女子患结核病，已经病了很久，在天命堂医院里接受气胸手术之后，病情反而更加恶化。后因病情忽然加重住进医院，最终于半个月后去世。

生前，河野朝子在涩谷一家名为“Blue Tape”的门庭冷落的酒吧里做女侍。不，说是女侍，其实她只是借 Blue Tape 来招揽客人，那才是她真正的本职工作。

她在东京举目无亲，所以尸体将由 Blue Tape 的老板娘水木加奈子领走。加奈子本来还准备把尸体搬回店里之后，举行一场形式上的葬礼。

可是，围绕着那具尸体，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

在医院里办完尸体交接的手续之后，院方就一直等着 Blue Tape 那边派人来领走尸体。两天后，一名男子独自来到医院，自称是加奈子派来的人。

该男子身材适中，戴着鸭舌帽和大墨镜，嘴上还罩着一只大口罩，感觉就像得了感冒。此外，男子还竖起了外套的衣领，让人根本无法